

新中國百科叢書

世界人工運動

湯達著



新中國書局發行

新中國百科小叢書

世界人工運動

湯 益 著

目次

一 世界職工聯盟……………(一)

七千萬工人大團結——兩條路線

二 資本主義國家的職工會……………(二三)

工人貴族們——分裂毒害着美國工運——改良主義和英

國工會——在統一旗幟下的法國工人——充滿信心的意

大利——爲完全自由而鬭爭的德國工人——空前高漲的

日本工運

三 社會主義國家的職工會……………(四六)

組織勞動的機構——共產主義的學校

四 新民主國家的職工會……………(五)

走到了團結的大道——勞動態度改變了

五 中國的工人運動……………(六五)

中國工運的特點——從武裝鬪爭到勝利團結——新方針

新政策

六 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工人運動……………(八五)

爭取獨立解放的主力——印度的苦鬪——拉丁美洲工人

聯盟

世界職工聯盟

七千萬
工人
大團結

陳漢湖站在工場的佈告牌前面，凝神地注視着一張新貼的佈告，佈告這樣寫着：

本會茲請得剛從巴黎參加世界職工聯盟會議的陸企平博士演講世界工人運動，歡迎會員出席聽講。

時間：今天下午七時

地點：工人大會堂

總工會學習股 六月十八日

陳漢湖是一個年青的排字工人，今年二十五歲，他幹這一行，快滿十

個年頭了。雖說是天天與鉛字接觸，也努力上進，倒底因爲一個人在摸索知識的道路，進步還是不大。最近半年來，才翻了個大身，地方解放了，民主政府成立起來了，並且幫助他們組織起了職工會。工會不但注意他們生活的改善，而且非常關心工友們的學習。陳漢湖自從參加工會，心情愉快多了，工作也積極得很。由於他工作積極，最近印刷工會改選，他當選了組織幹事。組織工作是一件很繁重的工作，他用着耐性，也懷着虛心，盡力去完成他的任務。愈是努力工作，他就愈感到學識不足，因此也就更加努力學習。可是他現在站在佈告牌前面，看着這張佈告，却躊躇起來。他已經約定今晚和他的愛人蕭菊英去看電影，而他確是又不想放過一個聽講的機會。他應該怎麼辦呢——聽講呢？看戲呢？他就是這樣的躊躇着。

可是他倒底決定了，他想電影就明天看吧，他何不就拉她一道去聽講呢。他打了一個電話到紡織廠中的蕭菊英，徵求她的意見。她完全同意了。陳漢湖像打了一個勝仗一般的高興。

到工人大會堂聽講的人，大半是工會的職員，但也有許多工會會員。陳漢湖和蕭菊英選了中間的座位坐了下來。七點還沒有到，會場中已經是擠滿了黑壓壓的人頭。

工會書記作了簡單介紹之後，一個有點禿頭的五十歲左右的先生上台說話，他就是陸企平博士。

陸博士的聲音起初很輕，慢慢地重了起來，講到要緊的地方常常用手勢來加強他的語氣。

『要講世界工人運動，』陸博士說，『真好比講一部二十四史，不知從那兒講起才好。當然，假如說全世界工人是怎樣團結在一個堅強的組織裏的話，我們似乎首先要從世界職工聯盟說起。我想，我們今天就談談這一個。』

陸博士將說話頓了一頓，接着說：

『什麼叫做世界職工聯盟呢？世界職工聯盟是團結全世界工人的統一組織。』

『第一次大戰之後，有一個國際勞工局，那是一個設在國際聯盟下面的附屬機關，算不得獨立的組織；而且由各國勞資雙方各派代表一人，政府派代表兩人組成，實際上資方的代表多過勞方的代表三倍，更說不上是

工人的組織。此外還有一個國際職工聯合會，搞了沒有幾年，無形中解體了。現在我們要說的是世界職工聯盟，一個真正的國際工人的組織。

『世界職工聯盟成立於第二次大戰將要結束的時候，它的第一次大會恰好在蘇美英三國首長在克里米亞會議時期召開的，象徵着當時國際團結的局面。而且，無論在組織上、人數上、性質上、成分上，都跟以前的那些機構有了基本的分別。

『從組織上來說，參加世界工聯的國家有六十七個，是過去所不能想像的；從前的國際職工聯合會總共不過十三個國家參加。從人數上說，參加世界工聯的工人，從成立到現在（一九四八年），參加者自五千四百萬增加到了七千六百萬，是歷史上空前的數字；從前的國際職工聯合會，

最多的時候才一千七百萬。再從性質上說，那就更加不同了。從前的團體是欺騙工人的改良主義工會，空喊口號，不務實際；現在的世界工聯是具體地規定任務的：世界工聯要求有權參加討論世界和平的會議，要求在戰後建設中提高工人的生活水準，號召全世界工人爲反對法西斯、爲持久和平而鬥爭。所以世界工聯成了戰後最強大的世界民主陣營之一，成了保衛和平、反對戰爭的旗幟之一。

『再從成分上說，也有很大區別。從前的團體是被英美黃色工會把持的，民主的進步的工會都被排除在外；現在的世界工聯的會員，包括社會主義國家的職工會、新民主國家的職工會、資本主義國家的職工會，還有殖民地和附屬國家的職工會，形成了異常廣泛的統一戰線。這種偉大的氣

魄和團結的景象，是世界工人運動史上前所未有的。

『世界工聯是我們人人有份的組織，我們要全力擁護它。』

說到這裏，陸博士拿起講台上的玻璃杯，喝了一口開水，歇了一會兒，正待開口，一個工人聽衆站了起來，向他提出一個問題。

兩條
路線

『照陸先生這麼說，世界工聯是一個異常團結的工會，爲什麼報上說，美國工會正在分裂這個組織？這到底是怎麼一回

事？』

陸博士聽了他的問題，微笑着滿意地點了點頭說：

『我正要說到這一個問題。世界職工聯盟是一個團結的工會，但也並不是說，單有團結，沒有鬥爭。事實上，從世界職工聯盟剛開始組織起

來，就有了鬥爭。當初的鬥爭是這樣子的，一方面以英國總工會的代表領頭，想使這個工會成爲形式上的工會，實質上是一個諮詢的機關，就是說，一個空頭的東西；另一方面以蘇聯總工會爲首，竭力主張使它成爲真正強有力的工人組織，保衛世界和平，維護工人利益。在這第一個鬥爭中間，以英國爲首的勢力失敗了，以蘇聯爲首的勢力勝利了。這樣子才誕生了今天的世界職工聯盟。

『於是又展開第二場鬥爭。同時，鬥爭的陣容也在鬥爭中間愈來愈明顯了，到了現在，終是分成了兩條陣線：

英國總工會、美國產業職工大會、比利時總工會……是一條陣線；
蘇聯總工會、法國總工會、意國總工會、中華全國總工會、拉丁美

洲工聯會……是另一條陣線。

『前面的一條陣線企圖將世界工聯放到他們的控制之下，不然就破壞它；後面的一條陣線堅決要保衛工會的民主原則，維護持久和平，反對戰爭販子，代表勞動人民的經濟和社會權利。

『這種鬥爭經常反映到世界工聯執委會的會議席上，但每一次都是民主陣線勝利了。民主陣線無論在執委會上和大會上，都居於多數。執委會由九個人組成，即：

工聯的總書記賽揚（法國，進步），

執委會主席狄金（英國，反動），

執委會副主席七人：

石屋（法國，反動），

庫茲涅佐夫（蘇聯，進步），

卡萊（美國，反動），

托萊大諾（拉丁美洲，進步）

庫潑斯（荷蘭，反動），

朱學範（中國，進步），

維多里奧（意國，進步）。

「進步的佔五人，反動的佔四人。反民主陣線眼看控制不了，於是想盡方法，要搞垮世界工聯。

「當然頂急於要搞垮世界工聯的工會，是美國勞工聯合會。這個工會

不加入世界工聯，專在會外搗蛋，他們還特地派了人常駐歐洲，做分裂工作；策動什麼西歐十六國工會。」

陸博士一口氣說了下來，突然一頓，將話頭一轉，向大家提出了這樣的一個問題，『那末，假如分裂了又怎麼辦呢？』陳漢湖也在想着，却找不出答案，陸博士又接了下去說：

『搞分裂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為團結的力量比分裂的力量強大。但假如不幸分裂了的話，那也不值得憂慮。只要有原則的分裂，不但不會影響世界工聯，而且還會使世界工聯更加一致，更加鞏固。世界工聯的民主陣營，正在努力保護它的組織，向各國工人揭穿分裂的陰謀。』

陸博士的這一番說話，陳漢湖頗為不解。他想：工會也有民主的和反

民主的分別嗎？難道各國的工人也有民主和反民主的分別？那麼『世界工人階級聯合起來』的號召，又要怎樣解釋呢？他簡直有點兒迷惘了。

不單是陳漢湖感到了迷惘，聽衆中間許多人也感到迷惘。大家的心裏都像打了一個結——這到底是怎麼回事？

二 資本主義國家的職工會

工
貴
人
族
們

『這的確是叫人迷惑的事情，』陸博士像是猜透了衆人的心緒，說道，『這是因爲人們將工人和工會，看成了不可分的整體。本來呢，工會是工人的組織，工會和工人應當是利益一致的。可是在資本主義的國家裏，這兩者常常是並不統一的。工人也許把工會看成是自己的工會，而工會的負責人却只是把工人看作是他們吃飯的工具。這就是說，工會的上層份子是 and 工會的下層脫節的。老牌資本主義國家中的職工會，常常是這樣的。上層份子總是或多或少地和資本家有了勾結，這就

一點也不奇怪，工會竟會提倡着改良主義，提倡着溫和主義，替資本家做各種各樣的辯護，將他們表現得好像是世界上的善人，用這些灰沙撲到工人的眼中去，使他們什麼也看不清楚，所以這些上層份子成了資產階級在工人運動中的真正代表，成了替資本家們工作的走狗。覺醒的工人們已經不叫這些上層份子做工人，而是叫他們做「工人貴族」了。英美的職工會中是充滿了這些「貴族」們的。」

陸博士用非常鄙夷的口吻說，「隨便舉幾個例子吧，譬如英國總工會前任主席齊特林，已經正式被封爲公爵了，變成了不折不扣的貴族；再說美國勞工聯合會的主席格林，美國產業職工大會的主席摩萊，一年的薪水是四萬八千元美金，儼然是資本家。由這批傢伙領導工會，工人怎能享受

到工人應有的權利？」

陸博士悲憤的語調感染了會場的聽衆，陳漢湖、蕭菊英也是受到感染者之一。然而悲憤的氣氛終於爲興奮的氣氛所代替。陸博士用「不過」兩個字扭轉了會場的空氣，他說：

「不過，擺脫改良主義的資本主義國家的職工會是愈來愈多了。最顯明的例子是法國和意大利。在那兩個國家，工人們從大戰的血火洗禮中驚醒了過來。一向被壓抑着的感情現在都充份地流露了。他們堅毅剛勇的性情，不屈不撓的戰鬥精神，足夠叫人感動。他們從鬥爭中間逐漸了解，單靠經濟鬥爭是不夠的，只有他們有了自己所選定的政府，他們才能得到真正的保障，於是鬥爭從經濟的性質經常發展成爲政治的性質。他們都懂得

了要善用罷工的武器，也懂得了團結才能生存。一個部門罷工，全廠立即以罷工響應，一個工會罷工，別處的同性質工會就用同情罷工來響應，其他的工會就用物質的援助、精神的慰問來支持他們。工人們真正不分工作，不分地位，不分地區，親密團結，好過兄弟。改良主義在這裏被清算了，他們要求的是激烈的、澈底的改革。

『這是資本主義國家的職工會的另一面。這是新生的一面，前進的一面。這一面是由各國共產黨領導的。資本主義國家的工人們，現在開始真正體驗到共產黨是他們自己的黨。』

陳漢湖以他們的經驗，同意陸博士的這個看法。可是他對『工人貴族』的解釋，還覺得不很滿意，因此他站起來要求陸博士再找一個機會，給他

們具體地講一些英美各國的工人運動。陸博士很高興地接受了他的要求，決定在下星期六再接着講一次。

這一回的演講會是匆匆結束了，陳漢湖和蕭菊英隨着聽衆一路出來，踏着月光，交換着聽到的意見，敘述着他們久談不厭的故事。

分
裂
美
國
工
運

一星期之後，仍是在工人大會堂，陸博士再應總工會的正式邀請，繼續演講資本主義各國的工人運動，這回他是一國一國分別來講的。

他先講到美國。

『戰後美國的工人運動』，陸博士用嘅嘆的聲調說，『真是到了它的低潮。

「從一九三六年以來的進步傾向消失了，又掉過頭來走回分裂的道路，用好大的力量爭取得來的收穫，一下子又丟盡了。」

「現在的美國總共有五個總工會，大家可以想像分裂的厲害。這五個總工會是：

美國勞工聯合會（簡稱AFL）

美國產業職工大會（簡稱CIO）

美國鐵路工人兄弟會

美國電報電話工人聯合會

美國煤礦工會

五個總工會都是你排擠我，我排擠你，你擴大地盤到我的範圍，我擴

那一個非親信想要在煤礦工會當權，不是被打擊，就是被暗殺。再說，美國產業職工大會底下的鋼鐵工會，有許多職員一經摩萊（主席）派定，便終身當選。勞工聯合會更是這樣。一個人一旦做了主席，永遠不會被別人代替。他所委派的人，除非是被調動，也永遠做那份差使。甚至父親做了一輩子工會主席，還可以告老，由兒子接位，活像是個「貴族」，可以世襲下去。這批人物，薪水又高，照樣有股票、地皮，大做生意，夏天避暑，冬天躲寒，除了爲着要拿薪水，向新聞記者說幾句「工人的話」之外，他們從實生活到下意識，全部與資本家一模一樣。」

陸博士愈說愈見憤怒——

「大家知道，美國是常常有罷工的。這些罷工大都是下層工人迫着上

層做的。然而每次罷工的結果，都是這些貴族們先妥協了，加一點點工資，准許資方將貨價提得更高，弄到頭來，物價更高，工資永遠跟不上去，和工人原來的要求沒有一點相像。

『再譬如吧，美國國會要通過什麼反勞工法，這是明明白白要用來對付工人的，這批「貴族們」嘴裏說得響亮，「我們要用行動反對」，但是一旦通過了，又爭先恐後地去簽字承認。就是這麼一批無恥透頂的資本家的走狗，工人階級的毒蟲。

『戰後美國的工人運動是處在嚴重的低潮中。』陸博士用這句話作為對美國工運的結論。他停下來等待大家提出討論。

一位工人兄弟首先提出了疑問：『整個美國工運，難道就沒有絲毫的

進步成分嗎？」

陸博士肯定地回答說，「美國的工運中是有進步力量存在着的，這是完全不錯。目前至少有十幾個工會一百五十萬工人兄弟，是有正確的領導的。眼前來說，這支力量還很單薄。只要他們能夠不爲反動政府所壓服，有計劃地、不斷地教育工人羣衆，與改良主義者、機會主義者進行堅決的不屈的鬥爭，他們一定要逐漸成爲美國工運的核心。」

「當然，這是一個長期而艱苦的鬥爭。」

陸博士將話頭一帶，轉到了英國工會。

「英國工會的運動要算是世界上資格最老的工會了。因爲

改良主義
和英國
工會

英國是工業發達得最早的國家

「但是最早的工會，不一定就是最好的工會。英國的職工運動條件是很特殊的。英國的工業發達得最早，一百幾十年來都靠着死命榨取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來養肥自己，他們爲了穩定自己的後方，拿很小的一部分去收買工人階級的上層份子，分裂本國的工人鬥爭，形成了工會的改良主義。由於這些特殊條件，英國的職工運動差不多總是被一批改良主義者操縱着。他們說來非常動聽，說革命是要流血的暴力行爲，他們反對暴力，他們要採取「漸進的社會主義」。驟然聽來，這些話也像蠻有理由的樣子，他們就是用這種論調來麻痺工人的鬪爭意志，所以英國的職工運動，充滿了機會主義的臭味，工會領袖們實際上成了資本家的走狗。

「上一次和大家談到的齊特林是一個例子，現在當首相、外長、財長

的那批人物，都是從前英國改良主義工會的領袖。英國工人只要一天不能清算這批「貴族」們的領導，就一天難以真正的翻身。」

陳漢湖心裏想，英國工人的政治水準竟是這麼差的嗎？

「這不是英國工人的覺悟性來得特別差些」，陸博士的話就像是回答陳漢湖想要提出而尚未提出的問題。

「第一次大戰之後，英國貧困了，資本家們就讓那批工人貴族上台，由他們來做欺騙工人的事，硬軟兼施，鬆懈工人們的革命要求。第二次大戰之後，英國更加貧困了，工人貴族們這回又像從前一般，登上了政治舞台，由他們來欺騙工人，鬆懈工人們的革命要求。上台的時候，他們也提出一些漂亮的口號，例如「工業國有化」，「社會保險法」。可是什麼叫

「國有工業」呢？工人們照樣不能插一句嘴，管理國有工業的還是從前的那批老闆們、經理們、董事們。老闆們依然每年可以拿到一分二厘以上的紅利。這種「國有化」，無非是一套遮眼法。

「英國工人上了一次又一次的當之後，現在也有好大的一部分覺醒過來了。例如煤礦工人、運輸工人，現在大多數都投票選舉共產黨員做他們的領袖。英國的工人運動已經開始轉機了，向着正確道路奔馳的人們在一天天增加起來。」

「最可注意的是英國年輕工人，英國的青年工人比他們年長的一代，更容易看得出自己的方向。一九四八年夏季，有過戰後第一次較大規模的罷工，有十幾萬碼頭工人在各地罷工要求加薪，繼續了半個多月，工人

「貴族」們的政府最後無恥地調派了軍隊來鎮壓工人。那次罷工的意義是很重大的，它證明了上層「貴族」和下層工人羣衆之間，裂痕正在加深中。

『不過總工會還在「貴族」們的手上，英國工人要清算這個改良主義、機會主義路線，還需要持續的鬭爭呢。』

陸博士沒有說出英國工人將怎樣清算這種改良主義和機會主義的領導，却跟着舉出了一個新的、實際的例子。

在統一旗
幟下的
法國工人

『二十幾年前，』陸博士舉出了法國的例子說，『法國總工會的情形和今天的英國總工會有一點相同的地方。當時法國總工會已經比英國總工會進步些，不過總工會的領導權還是抓在改良主義者的手上。少數派的進步工會領袖就廣泛地組織下層，來推動工人運動，』

在總工會的內部組織「革命工會委員會」，一面努力團結進步工會，一面在總工會內部與改良主義展開不屈的鬭爭。改良主義者發覺這股力量不可輕侮，就決定分裂總工會，在大會中以很少的多數票通過了「開除」進步工會。那次的分裂在法國工運史上是異常重要的一頁。當時進步派就立即組織臨時委員會來對抗，爲統一而和「老幹部派」鬥爭，堅決要求統一，反對分裂。另一方面，黃色領袖却堅持分裂，於是進步工會就乾脆成立了另外的一個新的總工會，即有名的統一總工會，這個統一總工會後來逐漸成了法國工人運動的主導力量。

「統一總工會在法國淪陷時期，進行英勇的地下鬥爭，當時的罷工運動，不單是爲了提高待遇，而且成了反對納粹的軍事行動。礦工、鐵道工

人，彼伏此起地不斷罷工，反對敵人。好多的英勇工人幹部一批批被判死刑。五金工會，巴黎化學工會，紡織工會，造紙工會的書記們，也都一一犧牲了。這是可歌可泣的史實。

『工人們不但進行了罷工，而且組織起第一支游擊隊和納粹作戰，巴黎就是由工人游擊隊伍解放的許多法國城市的一個。法國全面抗敵委員會的主席，就是統一總工會當時的代理總書記賽揚。』

『賽揚是我們六次勞動大會所選的名譽主席之一，他是戰後法國派出席世界職工聯盟的代表，世界工聯的總書記，他和法國總工會現任主席佛拉松，都是法國共產黨黨員。』

陸博士接着就講到戰後的法國職工運動。

「大戰後，法國的工會又重新統一起來，這就是現在的法國總工會，擁有六百萬工人會員，領導權掌握在進步工會手上，成了法國政治上最重要的力量之一。

「法國的工會有一個優良的傳統，就是用總罷工作為革命的武器。要舉行總罷工是必須工會有從上到下團結一致的前提條件的。戰後法國工人已經足夠地具備了這個條件。

「但這並不是說，改良主義在法國總工會中已經絕跡了。不是的，還沒有。戰後法國總工會團結了一切的工會，這些工會中間是個別地存在着改良主義的領導的，這種領導是要慢慢地在教育下層工人過程中改造過來的。那批改良主義工會的領袖，既然一向不是爲了工人的利益，而是爲了

要麻痺工人的，所以只要時機一到，他們還是很可能叛變。

『想不到後來他們果真做了叛徒。他們得到了美國勞工聯合會駐歐代表的津貼，得到了社會黨的支持，贊成了奴役法國的「馬歇爾計劃」，最後從總工會中分裂出去，成立了所謂工人力量的團體。美帝國主義的想頭，是要將法國工人四分五裂，起不了抵抗美帝的作用。但是事與願違，叛徒們拉走了一百萬工人，以為很得計了，那知總工會一聽號召，工人力量的下層工人，和總工會的工人們又並肩地站在一起！欺騙現在是失靈了。

『有一點很可注意，那一批分裂份子就是二十年前「開除」進步工會的老頑固，他們的頭兒名叫石屋。

『石屋的計謀在慘敗中，法國工人階級正在共產黨的領導之下，爭取

着再一次的解放——真正的、澈底的自由和解放。」

陸博士眉飛色舞地又舉出了一個新例子。

充滿信心

的意大利

『和法國的工人運動很相像的是意大利的工人運動。』

陸博士頓了一頓之後，接着說：

『意大利的工人運動甚至比法國的工人運動具備着更有利的條件。那就是工農的密切聯盟。由於自然環境的不同，意大利北部是工人運動的根據地，南部是農民運動的發軔地。因為意大利的工業差不多都集中在北部，南部却是農耕地帶。最有趣的是：意大利最初的工人運動（一八八三年），還是受了南部西西里島三十萬農民暴動案的激發而起來的呢。

『意大利的工人運動和法國一樣，他們非常重視同盟罷工，把同盟罷

工作爲革命的武器來運用。法、意和英國工人運動的最大差別就在這裏。英國一開頭就走改良主義路線，法、意一開頭就走革命的路線。

『假如單就法、意兩國來說，意大利又要比法國強。因爲法國的社會黨差不多經常分裂，爲機會主義者所領導，而在意大利呢，社、共兩黨二十幾年以來，常常是合作的。』

『意大利新的工人運動開始於第一次大戰後，當時意大利極度貧困，工人們爲了爭取生存，組織工會，經常罷工，並且帶上了暴動的色彩。從一九二〇年初起，工人們採取直接的行動，他們佔領廠屋，樹起紅旗，趕走了資本家，這種運動廣泛地影響到全國的城市，一時造船廠、製鞋廠、交通機關……都歸工人自己管理，到了夏季，有六百多間工廠完全由工人

佔領。全國就像處在革命的前夜。

『資本家們於是瘋狂地組織了法西斯匪黨，向工人們展開了無恥的武裝行動，進行了暗殺、放火、掠奪、種種的暴行，三千多個英勇的工人領袖，就是那樣的被他們慘殺了。資本家們捧出了墨索里尼這個魔鬼，由他所領導的匪黨執政，發動了空前未有的屠殺。當時的工人運動因為組織得不夠健全，在墨魔的鎮壓之下，是暫時地倒下去了。從一九二三年以後，意大利差不多沒有工人運動。墨索里尼利用他的法西斯蒂的所謂「工會」，准許資本家也同時加入，准許資本家隨時減低工資，不准工人罷工。一時進步的工會運動是暫時被窒殺了。

『然而二十一年之後，真正的工會終於捲土重來，共產黨、社會黨、

天主教會共同簽訂了協定，組織起一個新生的意大利總工會（IGCL），團結了一切不問政見、不分派別的工人。這個團結的總工會，一直維持到一九四七年春天，足足有兩年。這兩年中，工會會員從一百三十萬人增加到了六百萬人！

『最可恥的是美國勞工聯合會的代表，他在分裂了法國的工會之後，又到意大利分裂意大利總工會。於是天主教工會分裂出去了，社會黨右派分裂出去了。可是，意大利總工會還是屹然地矗立着。分裂出去的工人總共不到五十萬人，對於由共產黨和社會黨領導的總工會，沒有太大的影響，倒是暴露了這批退出總工會的工人貴族們的嘴臉。總工會在這個鬥爭中更加鞏固了起來。』

「意大利的資本家們又在策劃着他們二十多年前玩過的毒辣詭計，如暗殺、綁票、放火、種種的暴行，可是意大利再也不是二十年前的意大利了，工人們已經有正確的領導。總工會的主席是有名共產黨人維多里奧。意大利的共產黨也不是戰前時期小規模的黨了，而是有二百多萬黨員的第一大黨。工人們正在工廠裏組織起工廠委員會，深入地掌握着意大利工業的命脈，資本家們再也逃不出工人們的手掌了。

『意大利的工人運動是非常樂觀的。而且因爲意大利工人和農民有着密切的聯盟，他們的成功是毫無疑問的。當然，勝利不是坐着到來的，所以意大利的工人們並沒有放過任何一個鬥爭的機會。』陸博士一邊講，一邊用力地揮舞着他的拳頭，語氣是這樣的堅定和充滿了信心。

爲完全自由
而鬥爭
的德國工人

陸博士跟着又舉出一個鮮明的例子，他說：『意大利的工人階級是再不會犯過去的錯誤了。戰後德國的工人階級也再不會犯從前的錯誤了。』

陸博士帶着很大的感慨說起德國的工人運動。

『要不是戰前德國工人運動犯了嚴重的錯誤，德國法西斯蒂就很難上得了台。這是一個很重要的教訓，值得整個資本主義世界的工人運動警惕，尤其是值得美國的工人階級記取。』

講到這裏，陸博士沉痛地停頓了好一會功夫，似乎有很多的話想說，但是他倒底只提出了幾項原則性的結論：

『爲什麼德國強大的進步工運會失敗呢？第一個原因就是工運的分

裂。這一點，社會民主黨要負最大的責任。世界經濟危機的年頭，德國有許多工人失業了，他們把這種危機認為是命定的，不進行鬥爭，不實施救濟，所以當法西斯蒂開始辦理施賑時，一部份失業工人便上了鉤，退出了革命鬥爭。

「社會民主黨甚至將工會中的共產黨員開除，於是工會的鬥爭意旨消失了。另外一方面，進步的工人運動者因此對工會採取敵視的態度，大罵改良派工會消極、破壞工會、改良主義，用這樣的方式來爭取工人。可是當時的勞苦羣衆却感覺到，自己的工會不論怎樣壞，總還能在法律上保護他們，還能給他們一點物質上的幫助，認為這個工會還有一定的力量，不願和他脫離。而好多人就犯了這個錯誤，他們沒有顧到這些，不在工會中

工作，不知道及時改變態度，也不從下層進行統一戰線的工作，這樣就和羣衆脫節了。

『這個教訓付了太大的代價了。戰後德國的工人運動再也不犯這些錯誤了。他們堅決地要保護工會的統一。而且因爲東德國在蘇軍的佔領之下，進行了民主改革，工人們直接參加了工廠的管理，工人運動踏上了新的道路。

『在美、英、法佔領之下的西德國，社會民主黨又在扮演二十年前的角色，分裂德國工運；不過情形倒底不同，一九四八年四月，自由德國總工會的選舉，進步力量佔了很大的優勢。因此美國人在西德實行飢餓政策，他們打算第一步用飢餓政策，第二步用施捨的方式，來爭取德國工人。

『可是德國工人也學會了對付的辦法，他們一受到飢餓，立刻就罷工示威抗議；當西德要起用納粹工業家的時候，他們就採取投票的方式，決定罷工反對；當美國一發出要分裂德國的消息，他們即刻成立了贊助德國統一委員會，發動了數百萬工人簽名，擁護和平統一。

『德國工人已經懂得靈活戰鬥，組織起廣泛的統一戰線。而且因為東德工人的工資提高，生活改善，一連串具體事實，給西德工人指示出一條康莊的大道。』

陸博士的臉上閃過一絲勝利的笑意，接着又嚴正地說：

『德國還只有一半已經解放，還有一半在鬥爭中。第一次大戰之後，德國曾經是除掉蘇聯之外的第二個強大的革命堡壘，德國工人是有過那麼

光輝的鬥爭史的時候。當德國工人全面勝利的時候，也就是全德人民解放勝利的時候，一支二三千萬人的久經煅煉的工人隊伍，就將加入到世界民主工人運動的隊伍中間來。」

空前
高的
日本
工人
運動

陸博士最後講到了日本的工人運動。日本是我們的鄰邦，先前的敵國，聽講的人都屏息着注意地傾聽。

「戰後日本的工人運動發展得異常迅速。這是說明了經過這次大戰，日本工人階級的覺悟已經空前提高了，日本工人階級的組織力量也空前提高了。」

「大戰以前，日本工會的會員總共不過四十萬到四十五萬人，只佔全國工人的百分之八到百分之十。那時的日本職工會和其他資本主義各國的

工會有相同的特點，就是分裂和改良主義統治着工會，工會也竟然支持侵略戰爭、完全出賣工人階級的利益。

「戰後工會發展之快，真夠得上用「驚人」這兩個字來說明。一九四六年二月，日本全國工會人數還不過八十七萬七千人，到了五月，突然增加為兩百萬人，年底更一躍而為四百萬人。第二年五月，再增加了一百五十萬人。到了第三年（一九四八年）六月，全國有組織工人已達到了六百五十萬人的高峯。

「美帝國主義在日本也玩弄分裂陰謀，所以日本現在有兩個總工會。一個是進步工會，全名叫做產業別勞動組合聯合會，簡稱產職；一個是改良主義工會，全名叫做勞動組合總同盟，簡稱總同盟。產職現在團結着五

百萬工人，日本共產黨在裏面起領導作用；總同盟有一百五十萬工人，被社會黨看作是它的地盤。

『戰後日本工運有一個很顯著的特點，就是工人階級都很快地左傾了，共產黨的影響增長了。產職的主席聽濤克已很坦白地說他明白了只有共產黨是真正維護工人階級的利益，並且公開聲明請求加入共產黨。產職的四十九位執委中有二十六位是共產黨員。產職底下有一個強大的工會，叫遞信工會（即郵務工會），有四十萬會員，選舉結果，共產黨和左翼領袖得到了百分之五十六的選票。擁有五十萬會員的國營鐵道工人協會，本來抓在社會黨手上，選舉結果，由三十四個委員組織成的執委會中，日共黨員和左翼領袖佔了十九人。工人運動得到了正確的領導，日本工運的面貌因

此完全改變了，工人階級真正成了民主鬥爭的主力軍和先鋒隊。

『戰後日本罷工運動的規模，也是空前的，真正是不屈不撓的韌性鬥爭。此地今天罷工二十四小時，那邊明天罷工二十四小時，每天每小時都有罷工發生。罷工的範圍也非常廣泛，工廠裏的工人職員都聯合了起來，甚至政府的公務員、交通工人、電訊工人、礦工、教師、財政部的雇員，都先先後後的罷工，並且從經濟鬥爭逐漸發展為政治鬥爭，使日本的右派內閣，難以存在下去。』

陸博士講到興奮時，汗珠從額角上垂掛下來，他連連用手帕擦去它，還是不停地講了下去。

『麥克阿瑟和日本反動派是看到了他們自己的危機的，於是就互相勾

結起來，禁止公務員罷工，逮捕工人領袖，施行恐怖政策。恐怖政策的結果是什麼呢？是工人們更大的反抗！

『日本工會的強大，是對於日本一切反動派的嚴重打擊，日本工人已經成了日本民主運動的骨幹。日本走向民主呢，還是退回到反動，要看日本工人對反動派的鬥爭來決定呢。』

兩個小時很快地過去了，陸博士至此給資本主義各國的工人運動做了一個小結說：『由此可知，資本主義各國的工人階級，戰後的實力和戰鬥的技巧，都已遠遠超過了第一次大戰後的那個時期。資本主義創造了無產階級，無產階級也已爲他們深深地掘好了坟墓，只等他們那一天下葬。』

在熱烈的掌聲中，陸博士走下了講台。聽衆還感到不夠過癮，紛紛要

求總工會負責人，請陸博士再講一講其他各國的職工運動，索性成立一個講座吧。學術股接受這一個意見，答應和陸博士接洽。

三 社會主義國家的職工會

組織勞動的機構

這是第三個星期的星期六，晚上工人大會堂上又聚集了一大羣聽衆，來聽陸博士演講。陸博士像是剛剪了髮，前額的禿頂，油光光的顯得發亮。

『上次我們講過資本主義的主要國家，今天我們來談談新世界新社會裏的工會——社會主義國家和新民主國家的工人運動。』陸博士比上一次似乎要興奮得多，說話的調子也非常輕鬆。

『大家都知道，在資本主義各國，少數的資產階級是統治者，廣大的』

工人階級却是被統治者。資產階級掌握了一切的生產工具，生產不是爲了什麼，而是爲了他們要賺錢。賺錢當然是愈多愈好，因此拚命地、不斷地向工人階級進攻。工人階級爲了保護他們基本的權利，組織了職工會。職工會的主要任務，就是爲了要同資方鬥爭。有時他們迫不得已，就用罷工怠工種種方法進行鬥爭。上次提到的美、英、法、意、德、日，差不多都是一個樣子。他們都是要爲生存和資產階級鬥爭。

『在那些國家裏面，女工和男工的待遇是不平等的，黑種人和白種人的待遇是不平等的，殖民地人民和宗主國人民的待遇是不平等的，有些國家的民主職工會，積極的份子還會受到驅逐和逮捕，甚至被資產階級雇傭的暴徒殺死。工人們受盡煎熬，吃苦終生，胼手胝足，一無所得。』

「然而在社會主義國家——現在是蘇聯一個國家——就完全是另一個樣子。那邊的生產工具都已收歸國有，永遠沒有了剝削的制度。這裏要附帶說明幾句，世界上現在有幾個國家，實行「國有化」政策，可是情形並不是一樣的。社會主義蘇聯的國有和資本主義英國的國有，沒有一點相同的地方。英國的政府是資產階級的政府，因此「國家」實際上是資產階級的私產，「國有」乃是資產階級所有。社會主義國家的政府是勞動人民的政府，國家才真正是勞動人民的國家，「國有」就是勞動人民所有。」

陸博士又插入了一段關於『國家』的解釋。

「資產階級最喜歡用「國家」這兩個字唬人。×××就是常常用這兩個字的。可是什麼是×××的「國家」呢？人人知道，×××的「國家」，

就是四大家族的私產，×××的「國家利益」，就是他們四大家族的利益。美帝國主義也常常用「國家安全」的字樣，來欺騙美國人民的。可是什麼是美帝國主義的「國家安全」呢？人人知道，那就是美國獨占資本向人侵略的自由。我們不能單看「國有」兩個字，就認為是進步的、屬於人民的了。要有了勞動人民掌握政權的政府，「國有」才是真正為人民所有。

「蘇聯的政府是工農——勞動人民——的政府，國有就是真正為人民所有。所以蘇聯工人對於工廠的看法就自然不同。工廠是人民國家的工廠，工具也是人民國家的工具，這些工廠和工具，都是使他們生活走向日益富裕的泉源，蘇聯工人因此盡力保護這些財富，非常關心公共財產的增加，

努力節省原料和器材，日夜思量着怎樣提高自己的勞動生產力，而蘇聯的職工會就成了組織工人、努力增產的機構了，成了教育工人提高技術的機構了，成了更進一步改善勞動者生活的機構了。在這種基礎上，社會主義蘇聯燃燒起了社會主義生產競賽運動，爭取最迅速的方法，完成偉大的建設計劃。

『蘇聯的職工會和資本主義的職工會，是多麼的不同啊。……』

共產主義
的學校

『資本主義國家裏面，工人們最怕幫助別人提高技術。別人的技術要是提高了，自己的飯碗就更少保障了，所以工會很少拿提高技術作爲一項重要的工作。大家也許有過這樣的經驗。這倒不是氣量的問題，實在是一個生存的問題。』

陸博士帶着笑意的眼光向周圍巡視了一轉，接着說：

「蘇聯就不同了。蘇聯是惟恐人們的技術不高。蘇聯沒有失業問題，技術愈高，生產愈多，工人生活也就愈加改善，愈有保障。職工會於是幫助每一個工人，提高他們的工作水準，關心每個人的勞動生產力，提倡社會主義競賽。這是蘇聯工會的特色。」

「蘇聯職工會還有一個重要的特色，就是職工會每年和工廠管理處都要簽訂一個集體生產共同，職工會代表工人職員，管理處代表國家；職工會負責積極促進生產，管理處負責改善工作人員的勞動條件和生活條件。一個生產合同包括着生產的提高，生活的改善。所以蘇聯的生產突飛猛進，一年超過一年，工人的生活也隨着一年好過一年。」

「職工會爲了幫助工人提高生產，經常召開生產會議。這種會議是很意思的，大家發表意見，交換工作經驗，討論最迫切的生產問題，積極促進工作的改善，於是生產會議實際上成了羣衆的講台，將進步工人和落後工人聯繫在一道，把工人階級的先鋒隊和工人羣衆團結在一起，培養出來成千成萬的優秀行政幹部。蘇聯工人把職工會着做是共產主義的羣衆學校，是一點都不誇張的。」

「工會在蘇聯，有很大的權力。蘇聯憲法特別加以規定。政府每年撥出幾十萬萬盧布做社會保險金，這筆鉅額的保險金，就是歸工會支配。」

「戰前全蘇聯有六百六十二所工人休養所，二百三十一處療養院，戰後除了恢復了已破壞的休養所療養院之外，到一九四七年底，已有休養所

七百二十六所。

『蘇聯工人每當春夏兩季，就有一大批一大批工人集體休假，到那時，全部的經濟機關和工會，以及保健衛生機關，都竭力籌辦自己的療養院、休養所、別墅，以使用最好的方式，組織工人的休養。』

『產婦和做母親的女工們，是得到特別優待的。工廠設立了免費的託兒所和幼稚園，來幫助他們解決看管教養的部分責任，她們的工作時間也特別要短些，工資是一樣照給。像這樣的事情，資本主義各國的工人，連做夢也夢不到。』

『蘇聯職工會也担负羣衆的政治、文化、教育工作。職工會管理着七千左右的俱樂部，幾千間圖書館，許多的電影站、無線電轉播台、體育場

和遊覽地。工會會員差不多都參加業餘的藝術團體、劇團、合唱團……。職工會又不斷提高工人的政治水準和社會主義意識，這一任務，在蘇聯正從社會主義走向共產主義的時期，具有特別重大的意義。」

陸博士一直講到這裏，才稍稍停了一會。

『所以，』他說，『蘇聯職工會在世界職工聯盟的地位，也特別引人注意。大家都羨慕他們，都拿他們做遠景，拿他們做鬥爭的模範，所以自然而然團結在蘇聯的周圍。蘇聯職工會也以團結世界工人做爲他們自己的任務。蘇聯職工會就像是一面旗幟，一面世界民主工會的旗幟。』

陸博士又舉出了一件事實，證明蘇聯職工會的威信。他說，『蘇聯的現任最高蘇維埃主席謝維爾尼克，在他接任主席之前，是蘇聯總工會的主

席呢。」聽衆差不多一致地鼓起掌來，會場上頓時鬧哄哄地，瀰漫着歡樂的情調。

四 新民主國家的職工會

走到了團
結的大道

這一陣熱烈而興奮的掌聲，很使陸博士吃了一驚，可是他
也馬上笑裂了嘴，他也被羣衆的興奮感染了。

「大家爲社會主義國家——蘇聯工人的生活而感到欣慰，大家知道，
向社會主義前進的國家，現在已有了好幾個。捷克、波蘭、保加利亞、羅
馬尼亞、阿爾巴尼亞、匈牙利都是。他們現在雖還不是社會主義國家，還
在新民主主義的階段上，而新民主主義是向社會主義奔馳的。所以，新民
主國家的職工會，性質上也已與資本主義國家大不相同。這一些國家，就

經濟上說，雖有國家經濟、合作社經濟、私人經濟的分別，但國家經濟佔着領導的地位，換句話說，社會主義成分是領導的成分。

『當然，以前這些國家的工運，與別的資本主義國家的工運，沒有兩樣，都是被分裂成很小的單位。就拿波蘭來說吧。戰前波蘭，總工會不下十個之多。單說鐵路工會，就有一十七個，然而全部人數才十一萬八千人；再說教師工會吧，被分成了二十一個，可是總人數不過六萬一千人；建築工會也有十八個之多，全部會員四萬六千人；公務員工會有十個，會員更少了，才一萬一千人；鋼鐵工人也有九個不同的組織，一起不過六萬二千人。

『這些工會不僅是照政治路線的不同而劃分，而且也有按照籍貫、宗

教的不同而劃分。每一個政黨不管是多麼小，也一定要搞一些工會，做他們的「羣衆基礎」。工人們簡直被看做工具，結果工會與工會之間，不能互相幫助，經常自己打自己，自己搞自己，力量當然削弱了。說起這一段舊事來，令人痛心。

『不過現在就不同了。自從建立了新民主政權，情況完全改變了。波蘭總工會主席的話很對，他說新民主政權建立之後，工會的團結就有了可能了。因為最重要生產工具的國有和銀行國有，打垮了資本主義剝削的基礎，打垮了政治壓迫的基礎，爲工人階級打開了走向自由統一的大道。

『現在的新民主國家，都有了一個團結統一的工會了，可以充分發揮工人階級的集體力量了。從分裂走到團結，這是新民主國家職工會最重要

的特點之一。新民主國家的工人都一致擁護國有化政策，原因就在這裏。

『這麼一來，工會成了新民主國家最強有力的羣衆組織之一。參加工會的成員，不但有體力勞動者，而且有腦力勞動者。比如保加利亞的教師工會，現在的名稱叫做教育工人協會，就是一個例子。工會當然是一天天地壯大起來，會員人數比戰前多了三倍到數十倍。戰前波蘭，有組織工人是九十四萬人，現在是二百八十萬人；保加利亞從前的有組織工人總共不過一萬人，現在是六十萬人；匈牙利戰前的工會會員全部是十一萬人，現在是一百三十萬人！

『團結就是力量，這是一點也不錯的真理。』

陸博士興奮地摸了摸他的禿頂。

「不過，單是人數多，還不算是一個了不起的特點。新民主國家職工會還有更重要的特點。」說到這裏，他突然將話頭斬斷了，像是故意要賣一個關子。

勞動態
度
改變了

「新民主國家的職工會有些什麼更重要的特點呢？」陸博士回答道：「一向在資本主義國家所經常發生的勞資關係改變了。」

「在資本主義國家，工會的工人爲了改善生活進行鬥爭的時候，他們常常會碰到政府的壓力。政府既是資本家、地主、買辦們的政府，它所關心的是資本家、地主、買辦，乃至帝國主義者的利益。現在就完全翻了一個身，民主政府是以工農爲主體而聯合中小資產階級的政府，政府所關心

的是合理改善工農的生活。另一方面：由於國有化政策的實施，大資產階級、買辦、帝國主義的勢力都被肅清了，管理企業的是人民的政府，因此沒有了所謂勞資糾紛。本來不可調和的矛盾，永久不息的鬥爭，現在都變成了合作，一致的努力，來完成經濟復興。

『私人經濟部門的勞資關係，也變得不同了。國家既制定法律保障工人的利益，所以工人爲了改善生活而進行的鬥爭，也變得空前的有效。這是一個基本的特色。』

『還有一點，是關於工會的地位的。從前工會和企業是互相對立的，職工會不能過問企業的生產組織，現在却不然，工會成了生產組織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工會在每一個工廠有一個工廠委員會，領導一個工廠的工

會工作。工廠委員會有權派出代表，參加工廠的生產領導機構，參加工廠的管理，提供生產的計劃。國有工業的工人現在不是被僱傭者的身份，而是參加生產的一個成員的身份了。他們對生產有發言權，對改善生活也有發言權。

『這麼一來，當然，勞動態度也改變了。現在他們生產，不是爲了那一個人的紅利，而是爲了自己國家的富裕，本身生活的改善。這麼一來，勞動生產力當然迅速提高起來。大家都絞盡腦汁，想要怎樣生產得更多更好些。』

『生產提高了，工資也提高了，工人們清楚地看得到自己的前途，工作的信心也自然加倍增強起來。你也許希望你做得多做得好，定下了一個

生產目標，而我還希望要超出你的預定目標呢；這一個工廠跟那一個工廠比賽，這一個工會向那個工會挑戰，勞動競賽的熱流，泛濫到一切生產部門。

『然而這還不算稀奇。

『工人們不但和本國的同胞競賽，而且和鄰近的新民主兄弟國家的同業們競賽。匈牙利的工人號召要在兩年半內完成三年計劃，保加利亞工人說，我們一定要在一年半內超過兩年計劃。

『工人們日日夜夜研究和思索新的工作方法，研究蘇聯斯泰哈諾夫運動的工作方法，一有所得，立刻用到工作上去。

『勞動現在才成了真正最榮譽的事情了。工會已不但是工人的組織，

也成了工人們學習社會主義的大學。」

陸博士鼓勵聽衆說：「他們的例子也即是我們的例子。而且，我們也一定向他們趕上去。」

下面一陣長時間的鼓掌，意思大概是說，「我們也一定要這樣做。」

陸博士這時提出了一個請求，他說：「當然，我們也應當研究一下我們自己的工人運動。關於這一方面，大家比我了解得深刻而且深切，希望推定那一位準備一下，在下次的會上提出一個報告，假如有時間，就展開一次討論。」陸博士的意見爲聽衆所接受，大家推舉紡織工會書記萬宏聲來擔負這一件任務。他義不容辭地答應了下來。那麼下次要聽聽萬君的報告了。

五 中國的工人運動

中國工
運的特點

紡織工會書記萬宏聲是一個四十餘歲的老工人，參加直接鬥爭足足有二十年的歷史，自從被推報告中國工人運動的任務之後，幾天內廣泛地搜集材料，再印證本身的鬥爭經驗，預備提出報告。在第四個星期六下午七時，他在工人大會堂提出了簡單而扼要的報告，他的報告是這樣的：

『中國的工人運動是比較年青的。中國工人從五四運動消沉期間，才開始有自己的小組織，例如長辛店的工人十八團，唐山的職工同人會。從

那時候開始到現在，還不過三十年。而且人數也不多，一九二七年到三〇年，工人總數大概不超過二百五十萬。甚至到了一九四八年，有組織的中國工人，總數也不超過三百萬人。

『中國無產階級歷史雖短，人數雖少，但是就質素來說，却有許多特點，這些質素是以我們中國的社會性質做基礎的。大家知道，我們中國是一個半封建半殖民地國家，所以我們無產階級所受到的剝削是三重的剝削——帝國主義的剝削，資產階級的剝削，還有半封建的剝削。陸博士上次對我們說過，歐洲的資產階級榨取殖民地半殖民地勞苦羣衆的血汗，拿出很小一部分的贖物，收買工人階級的上層分子，分裂本國的工人鬥爭，於是形成了各國工會的改良主義的性質。我們中國的工人階級，正是帝國主

義加緊壓榨的對象。他們還利用半封建制度，增加他們的超額利潤。所以我們中國的無產階級，忍受着最殘酷的剝削，過着最黑暗的生活。也正因為是這樣，我們的無產階級，雖然也有叛徒，但一般對於爭取解放的要求都特別來得迫切，因而也最容易接受革命思想的影響，最容易團結起來對壓迫者和剝削者鬥爭，而且始終非常的英勇、果敢和堅定。

『毫無疑問，我們中國的工人運動是在共產黨領導之下才從小組織擴大為大組織，才走上正確的鬥爭道路，才有了今天的局面。歐洲各國工人兄弟們是走了許多迂迴曲折的道路，才轉到正確的革命的道路，那麼我們中國卻是只經過了很短的時期，便舉起了馬列主義的旗幟。』

『我們中國的工人運動可以說是民族鬥爭中發展起來的。一九二二

年有名的省港（廣州、香港）大罷工，六萬工人堅持了八個星期，得到了國內各地工人的援助，最後取得了勝利，這是一場最大的鬥爭，也是具有決定性勝利的鬥爭。這一點，證明了我們中國的工人運動，一開始就在反帝的目標下團結了起來。

『省港大罷工又推動了國內各地工人的罷工潮流，工會像雨後春筍般地組織起來，各地接二連三舉行罷工，並且取得了勝利。這樣子在共產黨領導下，一九二二年五月一日，中國工人在廣州召開了第一次全國勞動大會，奠定了中國工人團結統一的基礎。』

『當時中國工人的鬥爭繼續不斷地受到帝國主義和軍閥的壓迫，使得工人迫切地需要政治上的自由，於是在勞大會議之後三個月，提出要求制

訂勞動法，從此我國的工人運動就很快的從經濟鬥爭轉變為政治鬥爭。緊接着唐山五礦工人罷工，工人第一次遭到了武力的鎮壓，工人們也就更加感到非爭取到政治自由，生活就會沒有保障，這樣就更加明確地從經濟鬥爭轉變為政治鬥爭。鬥爭性質轉變的迅速，它的堅持和激烈，都是我們中國工人運動的特點。

『第二年——一九三三年——十二月，京漢鐵路工人召開總工會成立大會，遭到了軍閥吳佩孚的武裝鎮壓，工人們立即用總罷工對抗。這個偉大的罷工給軍閥、資本家以很大的威脅，他們用種種方法來破壞罷工，到一切都宣告無效的時候，他們採取了野蠻的屠殺政策，那就是有名的「二·七慘案」，工人死傷、入獄、開除、失業的達九百人，這是一次悲壯的事

變，掀起了全國鐵道工人的總罷工。雖然最後是失敗了，但這次事變卻是我們中國無產階級廣泛而有意識地參加政治鬥爭的第一個大事變，是我們中國工人運動的經濟鬥爭轉到政治鬥爭的主要關鍵，是我們中國無產階級在中國革命中建立領導權的開始。

從武裝鬥
爭到
勝利團結

「經過「二·七」鬥爭後，我們無產階級在鬥爭的經驗上，在組織的力量上，都加強了。「二·七」的第一週年，秘密成立了鐵路總工會，第二週年又舉行了鐵路工人第二次大會，接着就舉行了全國勞動大會第二次會議（一九二五年「五·一」在廣州），成立了中華全國總工會，這是我們中國工人的第一個總工會。那次會議特別指出了工人階級應該成爲國民革命的指導力量和革命運動的樞紐。

「帝國主義者在中國工人階級力量不斷增長的情形之下，又進一步向我國侵略，於是在「五·卅」運動（一九二五年）之前，我們就掀起了廣大的反帝鬥爭，舉行不斷的罷工，所以五卅運動是以罷工開始的，這也就說明了我們中國工人階級是反帝的中心力量和指導者。

「五·卅」運動在我國革命史上是非常重要的一頁，它是中國第一次大革命的開始。在全中國展開了空前未有的、廣大的、羣衆的反帝運動。在「五·卅」以後一個月中，單是上海一地，就舉行了一百多次罷工。在罷工運動中，中國工人階級的團結和組織力量一天天增加。在這樣的工人運動高潮中，一九二六年「五·一」，在廣州舉行了第三次全國勞動大會，決定積極參加北伐。在這個偉大的號召下，上海工人接連舉行三次起義。

一九二七年三月，在第三次起義中，我們終於勝利了，靠了自己的力量佔領了上海，這是我們中國工人階級拿起武器進行革命鬥爭，並且得到了勝利的第一次嘗試。

『全國革命正在蓬勃發展的時候，以×××為首的中國資產階級叛變了革命，首先在四月十二日對上海的工人發動了反革命大屠殺。當時工人階級沒有警惕到自己陣營內部的這種叛變，受到很大損失，可是並沒有被嚇倒。那年的夏季，在漢口舉行了第四次全國勞動大會，堅決反對×的叛變，號召援助當時在南方各省發展着的農民運動。可是由於當時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機構是以陳獨秀為首的，犯了機會主義的錯誤，對武漢政府內部的反革命份子一直採取退讓政策，因而使武漢政府的反革命叛變又有了可

能，革命再受了很大的損失。但是中國工人階級並沒有屈服，就在當年的八月七日，舉行了南昌起義，誕生了中國人民解放軍。十二月又舉行廣州起義，作為大革命退兵時英勇的一戰，以失敗終結。×××集團暫時是勝利了。從此中國的革命職工會運動，不得不暫時轉入地下活動。

『可是縱使在×××白色恐怖的統治之下，一九二九年還是在上海祕密地舉行了第五次全國勞動大會，號召和組織工人下鄉，幫助中國工人階級最廣大的革命同盟軍——農民，發動游擊戰和土地革命，一直到抗日戰爭的到來。』

『抗日時期，中華全國總工會的工作人員分成了三股，分頭工作；一部分參加和領導抗日游擊戰，創立了敵後廣大解放區，堅持了中國的抗

戰，到最後戰勝日本帝國主義；一部分在日軍佔領區堅持地下鬥爭，擴大了地下的工人組織；一部分在國民黨統治區與中國勞動協會聯合，進行合法鬥爭，推進工運。

『抗日戰爭之後，×××在美帝國主義協助之下，發動了內戰。企圖征服我們中國工人階級。這次內戰終於轉變為勝利的全國人民解放戰爭。一九四八年八月一日，在人民解放戰爭走向全國勝利的形勢之下，全國職工代表齊集在哈爾濱，舉行了第六次全國勞動大會。從五大到六大，相隔了整整的十九個年頭。這十九年中，中國革命經過了三個時期：我們工人階級始終是爭取中國獨立解放鬥爭的先鋒隊和領導者，是在鬥爭中最堅決最徹底的領導階級。中國工人階級的優秀代表，經過了十九年的闊別，重

又攜起手來，恢復了埋沒十九年的中華全國總工會，這個第六次勞動大會，在中國工運史上，是劃時期的，是永遠光輝不能磨滅的一頁。

新方針
新政策

『解放了的地區，我們中國工人運動是在簇新的條件之下進行的。我們中國工人階級已經解放，並且已經成了國家政權的領導階級。如同東歐新民主國家一樣，在國營和合作企業之中，已經沒有了勞資關係的矛盾。職工們已經是企業的主人。雖然私營的企業中，勞資關係還有矛盾存在，可是由於職工們在政治上和政權上的領導地位，保障了職工們可以不受壓迫和過分的剝削。

『正因為我們已經是公營企業的主人，我們一定要提高自己的覺悟，多放一分力量在生產上面，就是為我們的國家多建設一分財富，多滿足人

民的一分需要。積極參加新民主建設，成了我們最大的任務。

『這個任務要怎樣來完成呢？我們要在職工會的領導之下，依照「發展生產、繁榮經濟、公私兼顧、勞資兩利」的總方針，提高我們的勞動生產率。比如以前我們每小時可以生產十碼粗布，現在一定要突破這個記錄，我們要逐步做到每小時可以生產十二碼、十五碼、甚至二十碼。我們一定要在生產戰線上表現創造精神，我們一定要打破過去傳統的辦法，守舊的辦法。我們可以從三方面來進行：第一，我們要發揚批評和自我批評，反對過去束縛我們的，阻礙我們向前發展的官僚主義；第二，我們要進行新民主主義的勞動競賽，進行生產立功運動，反對那些偷懶逃工，破壞我們工人階級的壞分子；第三，我們一定要逐步採用不斷生產制，反對生產中

的保守壞習慣。

『只有我們的勞動生產率提高了，而且不斷的提高，我們國家的新民主主義勝利，才能有保障，我們的生活水準才能提高，而且才能不斷的提高。我們相信勝利一定會屬於我們的。大家知道，資本主義的勞動生產率曾經超過了封建制度的生產力；我們的新民主主義，當然更能夠進一步的造成更高的勞動生產力，超過封建制度的生產力，甚至超過資本主義的生產力。』

『我們既然已經是公營企業的主人，我們就還要進一步發揮管理的能力，在私營企業中要發揮監督的作用，在個別的勞動中要促進技術的改進和生產合作，使得我們今天能夠順利地建設新民主主義的經濟，明天順利

地進入社會主義。所以我們職工會要負起訓練幹部培養幹部的責任。

『這樣還不夠，我們的職工會要儘量爭取所有的職工參加工會，工會也需要切實的、真正能夠解決羣衆需要的工作。這樣，我們必須與工廠方面很好的解決工人的福利問題，逐步舉辦勞工學校，託兒所、幼稚園，很好地養育我們的下一代。我們還要使得女工、青年工人，和其他工人同工同酬，實施合理的工資制度；此外還應當逐步使得工人有文化娛樂的生活，有休息養老的權利。』

『在我們解放了的中國，我們工人們已經做了主人，工會也就要採取新的方針、新的政策。』

萬宏聲最後請求大家來補充和糾正，會場上是一片熱烈的掌聲。在旁

邊聽講的陸企平博士也肅然起敬，跑過去緊握萬宏聲的右手，表示他說不出的敬意。

六 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工人運動

爭取
獨立的
解放
鬥爭
的主
力

這是陸博士最後一次講世界工人運動。他這回講的是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工人運動。陸博士說：

「前兩次我們談到新民主國家的職工運動，還有我們中國的工人運動。大家知道，現在的新民主國家和我們中國，從前都是半殖民地國家。經過了革命之後，才走上了新民主的道路。萬宏聲同志說過，中國工人一向都受三重的剝削，在其他的半殖民地國家，情形幾乎是相同的。工人們過着非人的生活，痛苦地煎熬着。」

『至於殖民地工人，他們在最近以前，差不多不知道有什麼工會。工人們要組織工會，就會被殖民地政府逮捕坐監，遞解出境。在一九四〇年以前，英國的許多殖民地，根本談不上什麼勞工法和勞工福利。荷蘭的許多殖民地，至今都不准有工會，只准許資方儘量的剝削，無情的剝削，來取得他們難以想像的超額利潤。工作的時間一天甚至長十六小時至十八小時，工資的低微只抵得上宗主國工人的十分之一。而且在每個殖民地，都實行極端不平等的膚色歧視。同樣的一件工作，由白種人來做，每月的薪水可以拿一千元，由當地的人民來做，最多不過一百至二百元。殖民地工人的生活比起半殖民地國家來，那是更加悲慘，更加黑暗。一個工作了幾十年的工人，可以不給一個撫卹金，隨隨便便加以開除。更多的情形是利

用年青工人，一過四十歲，就要被撤職了。帝國主義者不把殖民地人民當人來看待，而是把他們當成供奴役的牲畜。

『因此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工人運動，幾乎是一定非常的激烈，而且都很快地會從工人求生運動，轉變為爭取獨立自由的鬥爭。印度、越南、馬來亞、菲律賓、緬甸、西印度羣島、西非洲的黃金海岸、南非洲的羅德西亞、整個拉丁美洲，都有很顯明的例子。由於這種情況，世界職工聯盟的第一次會議之後，發表告全世界人民書中就說，「我們強調地表示，必須結束殖民地、附屬國、保護國的制度，以便迅速地發展自由的職工運動。依照大西洋憲章第三條，讓那些非自治的國家，自由選擇他們自己的政府。」

「帝國主義宗主國爲了欺騙一下當地人民，緩和獨立運動，也制定了什麼勞工法，同時派出了他們本國黃色工會中的走狗，到每一個殖民地國家去，「幫助建立工會」，實際上是密切監視殖民地的職工運動，盡力扶助當地工會的上層份子，並且乘勢收買他們，要他們做走狗們的走狗。殖民地政府另一方面又進行分裂各地工人運動、津貼那些忠實走狗們控制着的工會，使當地工人團結不起來，麻痺他們的戰鬥力量。殖民地工人於是也被迫要做兩線戰鬥，一方面和帝國主義鬥爭，一方面又要整肅自己的內部陣營。

「殖民地工人大衆所受到的迫害，到底超過了有限的施捨，殖民地工人階級始終是爭取民族解放的主力。對帝國主義來說，這當然是最大的悲

哀，因爲一向被帝國主義當作後方的殖民地，現在非常可能一變而爲革命的後備軍了。

『帝國主義對殖民地工人的鎮壓，當然也就更加緊了，他們甚至又回復到前資本主義時代的侵奪殖民地的開端時期，用武裝來鎮壓了，可是各地的工人們，也在鬥爭中懂得了要用武裝來對付武裝了。』

陸博士緊握着的拳頭，在聽衆前面揮舞，好像這個拳頭就是他們的武裝，一對眼睛炯炯的發着光。

印
的
度

『跟我們中國很接近而且很親切的例子，就是印度工人運動。』陸博士對聽衆說，印度工人是遠東工運最重要的一翼。

『印度工人運動開始的時期，和我們中國差不多是同時。一九二〇

年，印度成立了第一個總工會，叫做全印總工會（簡稱A I T U C），這是印度共產黨領導之下的總工會，初成立的時候才一萬會員，現在已擁有五十萬會員。

『總工會成立之前，印度工人每天工作十二小時至十七小時，可說是慘透了。總工會成立之後，為縮短工時而進行的鬥爭是勝利了，每天減為工作十小時，一九三四年又減為每天九小時。工資也相當提高，當然還是低得可憐。礦工的工資每星期不過四個盧比到十六個盧比。印度工人至今沒有任何的生活保障，沒有最低限度工資的規定，沒有疾病、失業等等的保險。

『工會的工作人員所遭到的迫害，和過去中國的×管區一樣，甚至在

對法西斯作戰的時期，英政府還是將總工會的六十二名理事，捕去了二十四名。有名的印度工人領袖唐琪，二十幾年來都爲工會工作，而他在監獄裏度過的歲月，長達十三年。唐琪在戰後又被逮捕了，現在還在獄中。」
陸博士嚴肅地沉默了一分鐘。他指出說，唐琪和他的同志們被捕的原因，是因爲全印總工會不但爲工人謀生活的改善，而且成立不久，就將政治鬥爭作爲他們主要的鬥爭任務，一直堅持着這個任務。

『英國向印度資產階級作某種限度的讓步，允許印度有限度的「獨立」之後，以尼赫魯爲首的印度資產階級就叛變了民族統一戰線，掉轉槍頭，向工人階級進攻。唐琪爲什麼在尼赫魯執政的時期被捕呢？原因就在於他堅持要有真正的獨立和自由。』

陸博士認爲打擊進步工會還不過是一方面，統治階級還有另一套障眼法，好像他們在各國所做的一樣，這就是分裂印度工人階級。他說：

『另一方面，英國在一九四一年底扶植起了一個黃色工會，叫做印度勞工聯盟（IFU），每個月由英政府津貼一千英鎊，因此勞聯成立了兩年半，收到津貼二萬五千鎊，而收到的會費不過四百鎊。當然，那樣的組織除掉作獵犬之外，不會有任何的意義。

『印度工人階級是再也不可能被欺騙了。他們學取了我們中國工人階級二十幾年來進行武裝鬥爭的經驗教訓，他們懂得了只有通過武裝鬥爭，才能達到真正的解放。一九四八年四月，在印度工運史上有一個劃時期的轉變。這就是工人階級決定進行武裝鬥爭，他們很快的已在印度中部建立

了第一個解放區。」

陳漢湖的腦海裏出了一幅印度的簡圖，他剛剛經手排過一本叫做印度的鬥爭的書，他懂得印度也是一個有四萬萬人口的大國，和我們中國是同樣龐大的遠東國家。

拉丁美洲

工人聯盟

陸博士最後講到拉丁美洲的工運。他先解釋什麼叫做拉丁美洲。他說拉丁美洲是指中美洲南美洲的二十個國家。這些國家都是拉丁民族的後裔，所以通稱為拉丁美洲。

『拉丁美洲雖說包括二十個國家，全部人口却只一億二千五百萬人，大約等於我們中國人口的三分之一。』

『拉丁美洲的工人運動，也是一開頭就非常激烈和堅決。他們最特殊

的一點，就是二十個國家的工人階級都早已一致團結了起來，組成了一個總的工會拉丁美洲工人聯盟（簡稱CTAL），現在參加拉丁美洲工聯的會員國，已有十七個國家，即：阿根廷、玻利維亞、智利、哥倫比亞、科斯達·黎加、古巴、厄瓜多爾、墨西哥、尼加拉瓜、巴拿馬、巴拉圭、祕魯、薩爾伐多、聖多明各、烏拉圭、委內瑞拉、危地馬拉，全部人數是四百五十萬人。只有三個國家沒有參加：一個是洪都拉斯——美國聯邦水菓公司實際上的殖民地，一個是海地——美國糖業公司實際上的殖民地；一個是巴西，在獨裁者伐爾加斯的統治之下，不准本國工會和任何國際性的工會發生聯繫。

『拉丁美洲工聯的主席是托萊大諾，他是墨西哥總工會的領導人。』

個偉大的共產黨人，出色的組織家，無敵的戰略家，還不上五十歲，在世界職工聯盟中間，表現無比的能力。拉丁美洲工聯差不多就是他一手推動起來。

「拉丁美洲各國的工人運動，當然都有他們各自的特點和困難。在秘魯和玻利維亞，工會工作是半合法的。在有些國家，如阿根廷、巴拉圭、巴西，實際上是地下的組織。工人們工資的低廉和我們以前中國的工人相差不多，礦工一天的工資不過九個辨士，大約等於戰前我國的三角錢。工人們很難付得出工會費，工會也很少有一定的會址，很少有專任的職員，可是工會的組織是很健全的，過去八年來，拉丁美洲工聯領導下的罷工，從來沒有破裂過。

「就政治上來說，拉丁美洲是反動政權的温床，阿根廷、巴西是大家知道的法西斯國家；玻利維亞和巴拉圭，是被軍閥集團所控制的；委內瑞拉和智利，也逐步退回到反動。所以拉丁美洲工聯正集中力量促起各地人民警惕法西斯的威脅，號召反對美帝國主義的侵略。

「美帝國主義一向把拉丁美洲看作是他的俎上肉。一九四五年泛美會議之後，就更進了一步。只有拉丁美洲的工人運動，是美帝侵略的唯一障礙，於是美帝的看家狗——美國勞工聯盟，又被派定了職務，專門遣人去分裂拉丁美洲工聯，在拉丁美洲發動了一次勞工會議。

「那次勞工會議是慘敗了，因為拉丁美洲工聯依舊是拉丁美洲最強大的總工會。」

陸博士說到這裏，就給整個世界工人運動做了一個簡短的結論，他說：

「拿整個世界工人運動來說，很明顯地可以看得出來，蘇聯和新民主國家是世界工人階級的領導者。不管資本主義國家內的資產階級怎樣從事破壞，工人運動是在大踏步前進中，世界職工聯盟也在某種條件之下，真正做到了「全世界工人團結起來」的號召。

「世界工人階級的力量有如不可抗禦的海潮，排山倒海地推倒反動力量。我們一定有一天要淹沒這個現在還存在着的腐朽的資本主義世界，攜手並進，走向一個沒有階級、沒有剝削、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新社會新世界。」

『讓我們懷着信心，奮勇地前進吧！』

『世界工人階級聯合起來！』

聽衆也高呼着口號，整個禮堂像爆炸似地唱起了國際歌，人們帶着歌聲走出禮堂，歌聲從狹小的禮堂帶到了廣闊的空間，久久不散。